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海遊記  
第二回 入紅氣絕處逢生 望火光忙中有錯

詩曰：且把香茶飲數杯，從頭至尾說將來。

水中有地須相信，天外無人莫混猜。

但覺鴻毛為性命，曾看蜃氣結樓台。

妄言妄聽聊消遣，只當奇書讀一回。

管城子道：「幼時出洋販筆，船在海中正行，見前面紅霧障天。」舵師道：此乃南澳，氣下有落濼水，船近不得。那日風大，船收不住，直入紅氣中。前低後高，隨水滴下去。只說水底是漩渦，那知是平水。左手有石壁，並無山坡。只得近山下碇。

晚間山上吹角，船上也吹角相喚，山上忽用繩垂下燈籠，系著紙卷，用腳船去取看，一字也認不得。乃在紙後寫認不得三字，仍系好讓他提上去。舵師道：「我們認不得他的字，他如何認得我們的字，寫也無用。」只見那燈又放下來，再取看時上寫道：

若是中國人，明早船上接。

滿船人大喜，次早來了一隻船，引入石壁生就的大水門，那門有閘板，用青灰粉的，若放下時與石壁同色。兩壁上鑄著字道：

落濼水中生就壁，

無雷國裡辟為門。

船進了水門，便有城市，泊在人煙聚處。有官來查，叫船上眾人上岸點名。官道：「你們的貨物交與行牙，換些珠寶，上岸來過活。管船的領文憑在洋中運貨謀生。」眾人道：「消了貨還望指條歸路。」官道：「此處比中國照日影算低三百三十里，四面皆水，來易去難。」眾人道：「四面水下來，豈不淹了地方。」官道：「相傳地是浮的，水歸地穴，被地氣吸下去。這地氣六十年一發，四方逆流上去，三個時辰東流改了西流，若遇順風，船方得去。你們莫想回國罷。」吩咐行牙把貨上了稅方去，我的筆也換了珠寶。行牙又替我尋了房子，過到而今。舵師尚在，算年數地氣將上，遂移在船上住。舵師已與水手說明，見水西流開船。出洋正是順風，那船頭高尾低，上山的一般，不消三個時辰出到海面。北風愈大，吹到個地方亂石無際。舵師道：「這嘍咕城船入去又是不得出來的。」乃收篷下碇。待著西南風走到一個荒島泊住。

晚間我開後窗望月，見一船飛來，用火槍打我的船。我忙拖了行囊，鑽窗跳上腳船，搖入島中，藏了一夜。天明尋大船不見，腳船不敢走海，只得傍島忍餓。到黑又來了一只船，我疑是強盜，伏在腳船中探看，被他看見，幾把鉤子將我鉤住，連行囊拖上大船。有人問道：「你家在那裡，可另有大船。昨夜此處火光，可是你們的事。這囊中可有財帛，為何敢窺探我的船？」我應道：

「家在海底下，昨夜火光是我們的事，這囊中是珠寶，要便拿去，窺探尊船是我該死。」那人道：「招認明白，丟下海去罷。」正是：

不愁下海風波險，